

緇門崇行錄淺述—避寵入山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九十三集) 2022/11/6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 檔名：WD20-053-0093

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《緇門崇行錄》一百七十九頁，我們從第一行：

【高尚之行第七】

從這裡看起：

【避寵入山】

【晉道恒，秦主姚興逼以易服輔贊，屢辭不允。殆而獲免，乃歎曰：「昔人有言：『益我貨者損我神，生我名者殺我身。』」於是竄影巖壑，草食味禪終身焉。】

我們上一次學習到「慈物之行」，今天我們接著是「高尚之行第七」。第七種是高尚之行，高是清高，尚是我們要崇尚的，高僧大德他的行持，也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。第一個公案，『避寵入山』。這四個字，「避」是他逃避，「寵」就是寵愛，這個寵就是重視他、寵信他，但是他避免了，他躲入山林。

我們看下面這個文，『晉道恒』，晉朝，我國有西晉、東晉，這個是講東晉。這個『秦主』是姚秦，姚秦又有分前秦、後秦。前秦苻堅，後秦姚萇。我們大家常讀誦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，姚秦是標朝代，就是晉朝後面。這個大家也滿熟悉的，因為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經典很多，包括《金剛經》也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，他是姚秦時代那個時候的人。這個公案也是秦主姚興，這是後秦這個時候，「晉朝長安道恒法師」，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知道，他是晉朝末年那個時代的人。

後秦的秦主，姚興當皇帝，「興屢次下詔逼他還俗從政，輔佐

治理天下」。姚興為什麼很多次下詔，就皇帝下聖旨要逼迫他還俗從政？他是出家人，逼他還俗從政，來幫助治理天下，為什麼要去找他？因為這個道恒法師很有學問，世出世間法都通達。「多所兼通，學該內外」，內典外典他通達。內典一般指佛經，外典指一般我們世間的經典，這些學問，世間的學問。世出世間學問他都通達，所以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。「姚興以其神氣俊朗，有經國之才」，他能夠治理國事。我們一般人講，這樣的人是宰相之才，當宰相的。「故逼令還俗助振王業」，逼就是逼迫他，叫他要還俗，不要出家，還俗當官來幫忙治理國家。姚興好幾次都是逼著要他還俗，但是道恒法師每次都推辭不受，總是講種種理由，費了很多麻煩，跟姚興（皇帝）周旋。「終於得免」，最終就放過他。他堅持不出去當官，出家就出家了，還俗再去當官，他不走回頭路了。他終於能夠得免，姚興也知道他已經下定決心，不可能還俗了，後來就放棄了。

最後這個道恒法師他就很感嘆的說，古人有一句話說：『益我貨者損我神』，「益我貨」就是能夠增益我錢財的，必然會損傷我的精神」。這個也是必然的，好像人家拿一些錢來供養，我們就要為這個錢去操心。如果他沒有拿錢來，我們出家人很輕鬆。拿錢來了，你還要為他這個錢，要替他做什麼、修什麼福，要替人家修福，當然我們就要勞神去處理這些錢財，對自己修行也是有障礙，很多時間都在處理這些財物，哪有時間去念佛。『生我名者殺我身』，能夠增長我的名望的，就是出名了，這個可能會造成我殺身之禍。俗話也講，「樹大招風，名大招忌」，你出名，人家就會嫉妒障礙，這個一定的；毀謗，這也跟著來，甚至會遭人陷害。這個自古以來，古今中外都不例外，名大招忌，樹大招風。於是他終身隱居山谷間，他就是不出來，隱居在山谷之間。「以草木果實養色身」

，就是我們現在講，住在山上，他去採這些野菜。像我們雙溪這裡野菜也滿多的，這些草木很多，這些都可以吃的。這位法師他就是隱居在山裡，吃這些東西，「以禪悅為食養慧命，終生不出山。」他就是禪悅為食，修禪定，一生都沒有下山。

蓮池大師把這個公案擺在第一個，也是教我們來學習的。學習這個公案的精神我們要知道，在這個因緣事相上，每一個人不一樣。因為講這個公案，我們一定要深入去探討，他是哪一個時代的人，他時代的背景。我們現在我們是什麼時代的人，我們現在的環境是什麼，這些都要很多方面去探討的。佛法分三個時期來講，正法、像法、末法。佛法傳到中國來是像法，進入像法。像法，禪定成就，得禪定很多。禪宗參禪，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的，到了唐朝就很多，所以禪風很盛。所以我們現在看一般傳統的寺院都稱為禪寺，禪寺就是參禪的。你看我們淨老和尚在臨濟寺出家，臨濟寺是禪宗的，臨濟宗。你看那個牌位，傳臨濟宗。「一花開五葉」，六祖以前都單傳，到六祖惠能大師，他學生有四十三個開悟，然後建立五個派。同樣是禪宗，但是派不一樣，所謂宗派。這個宗派的建立就是參禪的方法有不同，同樣是參禪，有的觀心、有的參話頭，臨濟有臨濟的參法，曹洞有曹洞的參法，法眼有法眼的參法，為仰有為仰的參法。在日本，現在這五個派都還存在。所謂「一花開五葉」，就是五個派，從六祖傳下來，分五個派。

蓮池大師在《竹窗隨筆》講，他是明末四大師，他就評估明朝的高僧大德就很少了，他說有一個琦楚石禪師可以跟元朝的中峰國師，大概可以跟他們相同，元朝又比較多了，宋朝就更多了，唐朝是最多的。他說到了他那個時候非常少了，意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每況愈下。古代的高僧大德，我們看到這位法師，你看世出世間法都通達。所以學習這個公案，你不能囫圇吞棗這樣看過去，他住

山，我們也跟著來去住。那你去住看看，他住得住，我們能不能住得住？他住山是什麼？像這一類的大德，都是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的，世出世法都通達，所以得到皇帝的賞識。你說他有沒有出名？他有出名，他沒出名，皇帝怎麼會去找他？不然我們住在雙溪，看有沒有總統來找我們？沒有。可見你說他有沒有出名？有。他這個出名，他不是自己去打廣告，不是自己去標榜，他的名是實至名歸，他有真才實學，皇帝才會去找他。所以你躲在深山，你真有修，你不用去廣告，自然人家都會知道你。你再深的山，人家都會去找，我們前面都看過。你要真有東西，真有學問、有道德。我們佛法講的，你要真有功夫才行。所以他這個時代的背景跟我們現代都不一樣了，而且他是這樣的高僧大德。他這個事件主要是教我們不要去追求名聞利養，不要去重視那個，重視那個對我們修行會有妨礙。他有能力，他不出來做官，他也是表法給我們看，表什麼法？不要去追名逐利。大家都在爭的，名利大家都在爭，我現在有了，現成的了，我們現在的話講，既得利益，你放得下嗎？以前那個皇帝比現在的總統不曉得高多少，你要追名利的人，想盡辦法去攀，還要皇帝來下詔嗎？盡量想辦法去見一面也好，或者拍個照（古時候沒有照相的），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親近他名聞利養就來了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們現在跟一些高官照個相，就會出名了。這好不好？實在講不好，這裡給我們講，出名你就麻煩了，妨礙自己的道業，教我們不要去攀這個緣，教我們這個。

在古代《史記》裡面也有《隱逸傳》，《隱逸傳》是什麼？隱士，就是他有道德學問，但是他不出來做官，歷史把他寫上去有哪些人，也等於是歌功頌德。他也沒有出來，他隱居，他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為什麼要給他寫傳記，他沒有奉獻？他的奉獻，就是對社會他產生潛移默化這種教化的作用。他有能力，不是沒有能力。沒

有能力說我不跟人家爭，那是你沒辦法跟人家爭，你爭到了，你也沒有能力去治國。像現在選舉一樣，不擇手段去選，選上了國家也治理不好，沒能力。這是有能力，賢能，這樣的人他不出來。他為什麼不出來？因為如果國家還有賢能的人，跟他差不多的，那已經有人出來做了，他就不出來爭，不跟人家爭，他去隱居了。也就是提倡禮讓，不爭。除非都沒有人了，他就要出來。有人出來做，做得我跟他差不多，甚至比我更好，那我何必出來跟人家爭。甚至自己做得比人家好，人家做得也還可以，他也不出來爭。所以幫他寫這個，他對這個社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。不像我們現在選舉，爭得真是不像話。古人人家請都不出來，哪有像現在選舉一樣，只有我最好，其他統統不行。古人這個話他怎麼講得出口？真正賢能的人他出不來，因為賢能的人他不會跟人家爭。你找我去，我都未必要去，他怎麼會跟人家去爭？都是禮讓。

所以這個是教我們不要去追求名聞利養。我們還有一個學習的地方，你看道恒法師他是學問通達。在古人，不要說太遠，就是民國初年時代，這些佛門的高僧大德都有基礎的修學，到我們現在沒有了。我們不要講太遠的，就是民國初年，像弘一大師、印光大師，他們小時候都受儒家、道家這些基本教育。我們看弘一大師的《格言別錄》、《晚晴集》、《講演錄》，我們就知道他的家教好，有教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果教育。我們這一代的人就比不上，我們這一代沒有這個基礎，哪有什麼道德學問？一個基礎都沒有。所以我們老和尚才提倡三個根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，從這個地方學習。這人天善法，淨業三福的第一福，我們現在人這個基礎沒有。沒有，就入佛門，就三皈依、受五戒，甚至三壇大戒都受了。受了也是落空的，三皈依都落空了，那就更不可能提升到修學大乘佛法，因為沒有基礎。好像蓋房子沒打地基，蓋不起來。

古人這些基礎，特別在晉朝這個時代，這些高僧他們的修行都是更高了，那我們現代人怎麼有辦法跟他相提並論？

所以我們學習蓮池大師的東西（蓮池大師的著作），其他的我們也要看，像《雲棲別鈔》、《竹窗隨筆》，他這個都有寫，都有講住山的、跟出山去參學的。真正住山的一個資格，在古人，在那個時代，是要明心見性。我們現在到哪裡去找這樣的人？我們現在是不是就不能住山？也是要住山，所以蓮池大師的東西要多看。要住山，但是也不能做守山鬼。守山鬼是什麼？你什麼都不通，你住在那邊都不學習。不要說什麼高的，一個《弟子規》我們都做不到了，你談什麼？《弟子規》是做人的基本道理，我們都做不到了，那你更高的就不用談。所以學佛要從學做人開始，人做不好，佛也成不了，這個是必定的。

所以我們學習這個公案，主要掌握的精神就是不要去追求名利，不要去攀緣，不要去拉關係，有些因緣我們隨緣就好，不要刻意去攀緣，這是我們現在要學習的地方。就是說，我們現在住在山上，住在山上我們就是為了避免世俗的一些接觸，這些名利、接觸這些信眾，就避免這些世俗的人事來干擾，我們才有時間來用功修行、研究經教。如果我們再把時間浪費在攀緣信眾，那就妨礙我們道業了。所以不要去攀緣信眾，也不要跟信眾打電話，去拉關係，你這樣，實在講，對我們出家人來講，叫做自找麻煩，你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了。你去跟他拉關係，好，你信眾多了，你一天到晚電話接不完，事情處理不完，你這輩子怎麼可能往生西方？不可能的，我給你保證不可能，這個我們要很大的警惕。

所以這個公案，你看「益我貨者損我神」，錢給我很多，對我們修行人是好事嗎？不要說修行人，一般世俗人都未必是好事，你錢那麼多，禍患也在後面，要你煩惱的事情在後面。所以為什麼沙

彌戒有不持金錢戒？不持金錢戒是什麼？不持金錢戒也是一種布施。不持金錢戒，你跟人家就沒有爭，沒有爭錢財這個問題了，我拿都不拿了，那你怕什麼？還會去偷你的嗎？不可能。這個也是一種無畏布施，你不用擔心，你給我，我都不拿了，還會去偷你的東西嗎？還會跟你爭供養嗎？不會了。你給我，我都不要了，還會跟你爭嗎？所以這個制戒的精神在哪裡，我們要搞清楚。

所以錢來了，真的是我們老和尚講，送來了，自己用得了那麼多嗎？用不了，用不了怎麼辦？他是來修福的，你要替他修福。但是你為大眾做這個事情，對自己修行會有妨礙，雖然替他修福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，對自己修行還是有妨礙，你一定要替他操心，這個錢怎麼用？你有很多時間就花在這個上面，我們就不得安寧了。所以有人說我們都沒錢，人家錢不送來，我說收起來。我們出家人本來就是自己的家都不要了，我們還要搞一個家那麼大，對不對？沒有供養，收起來。以前我們老和尚講的，那時候買了圖書館，他說有人供養就維持繼續下去。沒人供養，他說師父怎麼辦？沒有水電費，沒有什麼，交給市政府，捐給市政府，政府也很樂意，捐給政府就好了。我們出家人本來就什麼都不要才出家的，出家了還要這些幹什麼？有這個，就是你要替人家服務，你要去犧牲奉獻。但是犧牲奉獻，自己也要個底限，要留一點自己修行的時間。所以印光大師七十歲以後，我現在真的體會到印光大師，他說不要再給我寫信了，再寫信，決定不回。我現在看到那些信件，我是沒辦法回，太多了。特別現在的手機，一來訊息那麼多，哪有時間去看，你二十四小時都不要睡覺，你也看不完，對不對？

我們現代的辦事，就沒有辦法不用這個，但是不用是最好，能不用是最好，或者是用，你只是簡單一個連繫，辦一些事情。聊天室的那個就避免，聊天浪費時間，聊那個沒有意義的話，沒有營養

的，我們生命有限。所以印光大師這個，我是能體會，我現在深深能體會，那個時候他出名了。印光大師說，我以前沒有出名，很自在，住在普陀山，沒有人認識我，很自在。現在一出名，找的人多了，問問題的人也多了，回不完。所以我們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他說以後再不回了，我一定要找一個地方長隱，念佛求往生。他都講「念佛待死」，就是我念佛等死，七十歲了，在《文鈔》我們都可以看到。所以從這些高僧大德他的一個示現，我們知道錢很多給我們，出名不是好事，我們要覺悟。不要人家錢拿來很高興，不要高興，麻煩在後頭。你錢來，你一定要為這個錢去操心，去擔心，要去保管，要怎麼做？處理這個錢，一天到晚在操這個，心都不是在念佛求生淨土，就是在這個上面，你怎麼可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可能。所以統統沒有錢給我們出家人，那是最好的。我們什麼都沒有，你就沒有罣礙，我們什麼時候死都沒有關係，就很自在。很多，我們就麻煩了，這個要怎麼處理，又擔心處理不好背因果。

這個公案給我們出家人很大的警惕，我們頭腦要清醒清醒。我們出家為了什麼？出家的目的在哪裡？要搞清楚。出家就為了了生死、出三界，六道太苦了，出家人再搞這些就顛倒了。實在講我是遇到這個因緣（老和尚弘法的因緣），不然館長往生了，我的計畫就是我弟弟那個小房子，這個莊嚴都去過，莊行師也去住過，就那個小房子，一個小錄影室。我的計畫就是現在我自在了，以前做當家，做到人家都討厭。現在我一個人，人家請我去講經，講經講完，我一個小房子住就好了，生活過得去就好了。也是為了老和尚，陳永信為了老和尚捐那個地方，這樣的一個因緣，才搞到現在這個樣子。你說我現在比較好，還是我弟弟北五堵那個小房子？我一個人住在那裡比較自在，我自己要煮，那邊市場去買一點煮的。我講講經，講經說法，聽經聞法，我很自在的，是不是？這個因緣，沒



辦法。我們老和尚也講了，你有這個因緣，你也不能不替人家做事，最主要是犧牲奉獻一些。但是現在老了，我也是想要有一點時間，像印光大師講，念佛等死。這是我們出家人最重要一樁大事，不能把這樁大事忘記了，一天到晚為別人忙。印光大師講，一天到晚為別人忙，我自己的大事還沒有了，這樣就錯了。自己的大事沒了，一天到晚為別人忙就錯了，大錯特錯了，把這一生的大好因緣給耽擱了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